

日记
背后的历史

奥地利的皇后

茜茜公主的日记 (1853-1855年)

[法] 卡特琳娜·德·拉萨 著 朱媛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日记背后的历史

奥地利的皇后

茜茜公主的日记(1853-1855年)

[法] 卡特琳娜·德·拉萨 著 朱媛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6-4650

Sissi: Journal d'Élisabeth

© Gallimard Jeunesse, 200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奥地利的皇后：茜茜公主的日记 / (法) 拉萨著；
朱媛译. —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16
(日记背后的历史)
ISBN 978-7-02-011638-6

I. ①奥… II. ①拉… ②朱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
中篇小说-法国-现代 IV. ①I565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95761 号

责任编辑：甘 慧 尚 飞
装帧设计：李 佳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 本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6
字 数 84 千字
版 次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1638-6
定 价 23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：010-65233595

序



老少咸宜，多多益善

——读《日记背后的历史》丛书有感

钱理群

这是一套“童书”；但在我的感觉里，这又不止是童书，因为我这七十多岁的老爷爷就读得津津有味，不亦乐乎。这两天我在读“丛书”中的两本《王室的逃亡》和《米内迈斯，法老的探险家》时，就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奇异感觉。作品所写的法国大革命，是我在中学、大学读书时就知道的，埃及的法老也是早有耳闻；但这一次阅读却由抽象空洞的“知识”变成了似乎是亲历的具体“感受”：我仿佛和法国的外省女孩露易丝一起挤在巴黎小酒店里，听那些

平日谁也不注意的老爹、小伙、姑娘慷慨激昂地议论国事，“眼里闪着奇怪的光芒”，举杯高喊：“现在的国王不能再随心所欲地把人关进大牢里去了，这个时代结束了！”齐声狂歌：“啊，一切都会好的，会好的，会好的……”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！我又突然置身于3500年前的神奇的“彭特之地”，和出身平民的法老的伴侣、十岁男孩米内迈斯一块儿，突然遭遇珍禽怪兽，紧张得屏住了呼吸……这样的似真似假的生命体验实在太棒了！本来，自由穿越时间隧道，和远古、异域的人神交，这是人的天然本性，是不受年龄限制的；这套童书充分满足了人性的这一精神欲求，就做到了老少咸宜。在我看来，这就是其魅力所在。

而且它还提供了一种阅读方式：建议家长——爷爷、奶奶、爸爸、妈妈们，自己先读书，读出意思、味道，再和孩子一起阅读，交流。这样的两代人、三代人的“共读”，不仅是引导孩子读书的最佳途径，而且还营造了全家人围绕书进行心灵对话的最好环境和氛围。这样的共读，长期坚持下来，成为习惯，变成家庭生活方式，就自然形成了“精神家园”。这对

孩子的健全成长，以至家长自身的精神健康，家庭的和睦，都是至关重要的。——这或许是出版这一套及其他类似的童书的更深层次的意义所在。

我也就由此想到了与童书的写作、翻译和出版相关的一些问题。

所谓“童书”，顾名思义，就是给儿童阅读的书。这里，就有两个问题：一是如何认识“儿童”，二是我们需要怎样的“童书”。

首先要自问：我们真的懂得儿童了吗？这是近一百年前“五四”那一代人鲁迅、周作人他们就提出过的问题。他们批评成年人不是把孩子看成是“缩小的成人”（鲁迅：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），就是视之为“小猫、小狗”，不承认“儿童在生理上心理上，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，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。儿童期的十几年的生活，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，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和价值”（周作人：《儿童的文学》）。

正因为不认识、不承认儿童作为“完全的个人”的生理、心理上的“独立性”，我们在儿童教育，包括

童书的编写上，就经常犯两个错误：一是把成年人的思想、阅读习惯强加于儿童，完全不顾他们的精神需求与接受能力，进行成年人的说教；二是无视儿童精神需求的丰富性与向上性，低估儿童的智力水平，一味“装小”，卖弄“幼稚”。这样的或拔高，或矮化，都会倒了孩子阅读的胃口，这就是许多孩子不爱上学，不喜欢读所谓“童书”的重要原因：在孩子们看来，这都是“大人人们的童书”，与他们无关，是自己不需要、无兴趣的。

那么，我们是不是又可以“一切以儿童的兴趣”为转移呢？这里，也有两个问题。一是把儿童的兴趣看得过分狭窄，在一些老师和童书的作者、出版者眼里，儿童就是喜欢童话，魔幻小说，把童书限制在几种文类、有数题材上，结果是作茧自缚。其二，我们不能把对儿童独立性的尊重简单地变成“儿童中心主义”，而忽视了成年人的“引导”作用，放弃“教育”的责任——当然，这样的教育和引导，又必须从儿童自身的特点出发，尊重与发挥儿童的自主性。就以这一套讲述历史文化的丛书《日记背后的历史》而言，尽管如前所说，它从根本上是符合人性本身的精神需求的，但这样

的需求，在儿童那里，却未必是自发的兴趣，而必须有引导。历史教育应该是孩子们的素质教育不可缺失的部分，我们需要这样的让孩子走近历史、开阔视野的人文历史知识方面的读物。而这套书编写的最大特点，是通过一个个少年的日记让小读者亲历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前后，引导小读者进入历史名人的生活——如《王室的逃亡》里的法国大革命和路易十六国王、王后；《米内迈斯：法老的探险家》里的彭特之地的探险和国王图特摩斯，连小主人翁米内迈斯也是实有的历史人物。每本书讲述的都是“日记背后的历史”，日记和故事是虚构的，但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史实细节却是真实的，这样的文学与历史的结合，故事真实感与历史真实性的结合，是极有创造性的。它巧妙地将引导孩子进入历史的教育目的与孩子的兴趣、可接受性结合起来，儿童读者自会通过这样的讲述世界历史的文学故事，从小就获得一种历史感和世界视野，这就为孩子一生的成长奠定了一个坚实、阔大的基础，在全球化的时代，这是一个人的不可或缺的精神素质，其意义与影响是深远的。我们如果因为这样的教育似乎与应试无关，而加以忽略，那

将是短见的。

这又涉及一个问题：我们需要怎样的童书？前不久读到儿童文学评论家刘绪源先生的一篇文章，他提出要将“商业童书”与“儿童文学中的顶尖艺术品”作一个区分（《中国童书真的“大胜”了吗？》，载2013年12月13日《文汇读书周报》），这是有道理的。或许还有一种“应试童书”。这里不准备对这三类童书作价值评价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在中国当下社会与教育体制下，它们都有存在的必要，也就是说，如同整个社会文化应该是多元的，童书同样应该是多元的，以满足儿童与社会的多样需求。但我想要强调的是，鉴于许多人都把应试童书和商业童书看作是童书的全部，今天提出艺术品童书的意义，为其呼吁与鼓吹，是必要与及时的。这背后是有一个理念的：一切要着眼于孩子一生的长远、全面、健康的发展。

因此，我要说，《日记背后的历史》这样的历史文化丛书，多多益善！

2013年2月15—16日



1853年3月2日

今天，我决定开始写日记了。这个念头是因为我的姐姐奈奈而起的。她觉得我脾气有点太冲动，太急躁。她经常对我说：“你就像一个小火山一样。”我应当承认她的说法是对的：当我伤心的时候，我会哭得像个罪人；高兴的时候，又会放开嗓子哈哈大笑；不同意某人的看法时，我会用我知道的所有鸟类的名字（我可知道不少哦）来称呼他。奈奈对我说，这样可不行，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孩子说话不应该提高嗓门，她应当了解一点政治，但不能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。别人和她说话时，她要回以礼貌的寒暄，并且谦虚地垂下眼睑。奈奈建议我将自己的情感、想法写在一个本子上，而不是冲着别人瞎嚷嚷。奈奈说得有道理。我能有这样一位完美的姐姐，时不时地给我提这么好的建议，真幸运啊！而且，她绣花绣得和仙女一样好，还会跳舞，弹琴的时候就像一位

天使，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。法语可是一门不可能学会的语言啊，有那么多不规则的动词，我一想到这个头就疼。

可是，奈奈也不是完人，她也有弱点——她对于骑马一点天赋也没有。而骑马恰恰是我的强项。我迫不及待地等着天气晴好的日子，和我的弟弟普山一起骑马奔进树林子里。跑得飞快的时候，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大喊“乌拉”，或者放开喉咙唱起蒂罗尔^①的民歌。回家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浑身都沾满了泥巴，就悄悄地走仆人的楼梯进屋。普山是查理·特奥多尔的小名，而奈奈的大名叫海伦。我呢，叫伊丽莎白，他们都叫我茜茜。马蒂尔德的小名叫莫娃诺，小马克斯-艾玛纽埃尔的小名则叫玛贝尔。我还有一个大哥路易，两个妹妹玛丽和苏菲。而妈妈，我们都叫她咪咪。我还得说说我们的女仆娜奈尔，她在我心里的地位很重要，她住在我们慕尼黑宫殿最高层的一个小房间里，就是奈奈和我的房间之间。我们家族所有的小孩都是她抚养长大的，她也向我们保证，会一辈子

^① 指奥地利西部地区蒂罗尔。



和我们住在一起。等她老了，就由我们来照顾她。我可喜欢她了，哪怕有时候她会稍稍惹我不高兴。哦对了，我可不想忘了我的家庭教师——沃尔芬男爵夫人。她的房间也和我们挨在一块儿，在最高层，就像宫殿另一侧，我兄弟们也和他们的家庭教师挨着住一样。她是个很和善的人，花了很多工夫教导我，可收效甚微，这我得承认。我最好的朋友叫伊莲娜·波姆加滕，今年夏天在巴伐利亚乡下我家的波森霍芬城堡里我才能见到她。我们的波森霍芬城堡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：波西城堡。



1853年3月12日

我的心情很糟糕。真的，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谁的心情都不会好：爸爸一天都没有离开会客厅，一直在接待他的朋友，里面不时传出笑声和音乐声。与此

同时，咪咪在楼上的房间里，为照顾患支气管炎的玛贝尔，急得手足无措。从昨天晚上开始，她就一刻不离地在床边陪着他，给他搽樟脑软膏，还为他调制各种膏药。今天傍晚，她略感欣慰地对我们说，玛贝尔的高烧终于退了，能喝一点汤了。这时候爸爸出现了。他丝毫没有察觉咪咪紧张的神情、疲惫的脸色，只是对她说他要下周举行一次盛大的接待活动。我们家六个舞厅要用蜡烛照得灯火通明，到处都要有绿色植物装点，要邀请音乐家来助兴，还要安排一场叫人叹为观止的冷餐会。妈妈应该戴上她最漂亮的珠宝首饰，让整个慕尼黑都为她的雍容华贵而惊叹不已。说完这些话，他就去试骑那匹刚买来的马了。普山气得话都说不出来。我也很气愤：做人怎么能这么自私呢？我奔上顶楼，进了自己的房间，用力打开窗户，窗扇都撞到了墙上，我将我的那些珍珠首饰——虚荣的象征——一股脑儿全扔到了花园里。我永远都不要参加那种化装舞会了。奈奈应该听到了响声，她轻轻地走进我的房间，听我说话，然后她一边轻柔地抚摸我的头发，一边说：“男人都是这样

的，千万不要怨恨他们。作为女人，我们不得不委曲求全。”

不，我永远都不会委曲求全。

1853年3月24日

爸爸妈妈今晚在接待宾客。玛贝尔的身体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。他和马蒂尔德，也就是莫娃诺，还有苏菲一起，躲在帷幔后面，偷偷地观察那些从我家宏伟的楼梯走上来的客人们。随后，他们三个会跑到前厅，去挨个试戴女士们的帽子，或者溜到地下厨房去偷蛋糕吃。

我嘛，我已经不参与这种小孩的恶作剧了，可是我年纪还不够大，不能像姐姐奈奈一样出去见客，以光彩照人的形象出现，成为宾客们注目的焦点。

不管怎样，我没有什么心思去消遣取乐。此刻，我的心情很忧郁：我有一个情人，他叫理查德。他是伯爵，在我父亲的军队里效力。每天，他操练完毕回家的时候，我都可以看见他。每次，他骑着马经

过我家的门廊，总会倾下身子，把什么东西塞进我手里：他的肖像画，或者一封情书，等等……我们通信已有好几个星期了，就只是写信，几乎没有说过话。有一天，我像往常一样守候他到来，却看到领着部队经过的是另一个人。我感到十分忧伤：理查德去哪里了呢？我在伊萨尔河边骑马散步的时候将这件事告诉了路易。他皱紧了眉头，说道：“那个轻浮的小子？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小伯爵，还妄想能攀上公爵的女儿！妈妈下了命令，把他派驻到波兰去了，得挫挫这小子的锐气……他竟然还有胆子送肖像画给你！”

我平时挺喜欢路易的，但这一天我却想扇他的耳光：他怎么心胸如此狭窄？突然，我调转了马头，往家的方向奔驰而去。我再也不能忍受他了，我再也没法忍受任何人。回到家，我跑进自己房间，扑倒在床上，哭了好几个小时。后来，我写了一首诗。



1853年4月15日

我陷入了绝望：我的情人死了。娜奈尔有一个小姐妹叫吉塞拉，是理查德母亲的贴身侍女，她今天早上在洗衣池洗衣服的时候告诉了娜奈尔这个可怕的消息。他好像在波兰感染了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，仅仅八天时间就去世了。

我扑到娜奈尔的怀里，两人哭成一团。

娜奈尔对我说：“擦干您的眼泪吧！您的理查德，他在天堂里，和上帝在一起呢。来，我给您梳一个他喜欢的发型，把发辫盘在头顶，系上蓝色的丝带。”

我说道：“娜奈尔，你怎么知道理查德喜欢我的蓝色丝带？”

她回答：“吉塞拉在洗衣池那儿告诉我的……她还跟我要了您的几缕头发，好让他带到战场上去。他